

評審獎

## 關於一場葬禮

楊書愷

## 演員六位

弟弟  
哥哥  
父親  
母親  
叔叔  
小姑

其餘角色皆由六位演員各自飾演。

舞臺盡量不使用道具與布景。以演員的肢體表演

與臺詞去指涉空間與時間。

## 頭七

黑暗中有一陣一陣敲打木魚聲傳來，敲打一陣後，開始有人聲誦《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燈亮，誦經聲持續。然後一聲清脆的磬聲響，誦經聲停。五位演員：父親、母親、小叔、大姑、哥哥，於舞臺上跪著，雙手合十。最後一位演員，弟弟進場，捧著一個托盤，站定。

弟：今天阿公做七。昨晚一進家門，東西才剛放下，就被拉到靈堂。家族裡的人都到齊了。阿爸拿了個孝誌，叫我別起來。

燈光分別打在父親與阿弟身上。

父：阿爸，六十歲。即將進入所謂的「老年」。長

子，教職人員。

弟：準確來說，應該是教務主任。不是什麼隨便的教職人員。

父：教務主任，距離校長的位置只剩下一步之遙。

他本來已經考上校長資格，可以去應徵校長缺。

可是開缺的學校太遠，他擔心家裡，便放棄了。

他還有一個弟弟，以及一個小他將近三十歲的妹妹。

弟：準確的說，是小他二十六歲。是在他婚後第六年，阿公從外面帶回來的。更準確的說，是阿公搬回家裡時，一起帶回來的。

父：弟，你怎麼別個東西也別那麼久？這樣會拖到時辰，子時快到了。

父親上前替弟弟把孝誌別好，順便整理了一下弟弟的衣領。

弟：我不懂怎麼一定要趕十一點開始做七。其實我連做七是什麼都不太清楚，我才剛到家，連水都還沒喝到一口。

父：等一下齣，你就跟阿公說，你回來看他了，讓阿公放寬心，知道嗎？

弟：知道。爸你不要急，我等等別好了就上去。

父：阿公最疼你，你回來看他，他會很開心的。

弟弟捧起托盤。燈光各自打在所有演員身上。

弟弟看著跪在地上的幾個人，又看看自己。

弟：昨晚趕著在子時前進家門，怕誤了時辰。媽在電話另外一邊再三叮嚀我，務必最晚幾點要搭車，才能趕上阿公做七。

母：阿弟，跟你說，我幫你看過時刻表，你最晚搭八點半的那班車。到臺南剛好可以趕十一點前進家門。

弟：喔。可是為什麼要趕十一點前進門？不都第二天才會開始？

母：子時過就算第二天了。要不要幫你買票，你下班直接到高鐵站拿。不浪費時間。

弟弟把托盤放下，對著「靈位」所在的方向拜了幾拜。

弟：阿公住院後，為了就近照顧阿公，阿爸幾乎每

天都往醫院跑。阿兄怕阿爸太累，便和公司請了幾天假。回到家裡想和阿爸輪流作替手。

哥：阿爸，我和你輪著。比較不會太累。

父：這樣當然是最好。你也剛好回來家裡待一陣子。

母：公司那邊怎麼辦？

哥：請假就好。我跟老闆說一聲，家裡有喪事，會答應的。現在這個時候，「家裡有事」最大，

沒人敢說不的。反正家裡不也真的有事？我想著，這樣也好，小時候沒怎麼和阿公相處過，趁這個機會多陪一下老人也是好的。

哥哥作勢拿出手機，撥了電話，等待電話另一頭接起。背景音傳來雜訊。弟弟作勢拿起電話並靠上臉頰。

弟：哥？

哥：阿弟，阿公走了。

弟弟將手機滑下臉頰。

他看著哥哥講著臺詞。哥哥像與他在說話，又像是與另一個不在場的人對話。

哥：老婆啊，跟你說，我請了兩個禮拜的假回家。

不是，是阿公，阿公病倒了，阿爸說狀況不是很樂觀，我想說可能也沒有多久了，還是回去一趟，也幫幫阿爸。不用，妳也快生了，南北跑不方便。我跟家裡說了，爸跟媽說妳待在臺北沒關係。真的沒關係啊。上次是上次嘛。仔仔還沒睡？妳餵他喝奶了沒？

哥哥講話的聲音持續但漸漸壓低。在哥哥的聲音消失以前，弟弟說話。

弟：我阿兄，三十歲。長子長孫，一個好人。所有大人都會喜歡的模範兒子、模範孫子。所有妻子都會喜歡的理想丈夫，所有弟弟都會喜歡的好哥哥，所有兒子，嗯，未來的兒子，都會崇拜的超人爸爸。我阿兄，一個很好的人。

其中一位演員敲響鑼鐵，除了弟弟以外的演員開始誦唱《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哥：頭七過後，隔了一天，每天都得做七。爸挑了《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來唸，要大家都得好好地唸，誠心地唸，把功德迴向給阿公。

響鐵聲響。除了弟弟的演員和聲唸誦《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經文。

之後弟弟說話時，其餘演員持續唸誦經文。但需將聲音放至最低，只需讓觀眾聽見旋律即可。

弟：爸幾年前生過一次重病，那時天天唸藥師咒、藥師經，痊癒之後，便成了藥師佛，藥師琉璃光如來的信徒，大概因為這樣才在阿公做七的時候，選了這部經來唸。反正阿公平常也天天唸阿彌陀佛，都是三寶佛嘛，唸這個應該沒關係。有趣的是沒人說得清楚阿公的信仰到底是什麼。反正在這裡，大家會說，都是民間信仰，有拜，就有保庇。

一聲響鐵聲。好像敲破了一種無形的結界。分站各處的五名演員開始在舞臺上來回走動。行走的速度可配合說話的速度去調整。他們停止唸誦經文，開始唸出各種神佛名稱：註生媽、城隍爺、土地公、王爺公、大道公、上帝公、清水祖師、媽祖娘娘、玉皇大帝天公伯、觀音媽、文殊、普賢、大願地藏王、藥師琉璃

光如來、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弟：要求什麼，就拜什麼。哪個有效，就拜哪個。有拜，就有保庇。

響鐵聲響。所有演員動作停下。緩緩回到原本的位置。

父：跟阿公說一聲，就說你回來了。你叫他，他會聽到。

弟：阿公，我回來了。你在那邊還好嗎？

哥：阿公走得沒有什麼痛苦。而且寅時才走。說起來，他還是有福報的。

父：我們都是有福報的。我們家向來都是很有福報的。

角落飾演小姑的演員敲了一聲響鐵。

姑：孝男來跪。

父親與小叔在椅子前跪下，磕頭。

小姑又敲了一聲響鐵。

叔：孝女來跪。

小姑在父親與小叔的身邊跪下，磕頭。

小姑磕畢後又敲了一下響鐵。

父：長孫來跪。

哥哥在椅子前跪下。磕頭。

弟弟稍微移動自己的位置，處於光圈的邊緣。看著重新跪在地上的人。

弟：老一輩的人相信，長輩往生的時辰代表這人对子孫的照料。晚飯後，子時以前過世，代表長輩將家裡的米糧吃盡，子孫將無糧可吃。若是飯前，則代表還有留下一頓飯給子孫，最好的便是阿公這樣，天亮前去世，最是照顧子孫，將三頓都留給他們。我們都是有福報的。

響鐵聲響。燈光分別照在父親、小叔、小姑與母親身上。

叔：所以爸的身後事，要怎麼處理。

弟：小叔。五十六歲。從小就跟著阿嬤做生意。高中讀到一半，沒畢業。退學後跟著他一群結拜的「兄弟」開始到處跑生意，從臺灣跑到海外，中南海島那邊吧。小時候，過年過節，他給的紅包都特別大。每次聽他說，上個月在哪裡，

下個月要去哪裡。好像隔了片海也不當回事，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父：按照禮法是應該做滿四十九天。  
靜默。

父：我可以請特休，加上喪假，要把四十九天做滿沒問題。但還要考慮你們跟小孩。就做十四天吧，做滿七次。頭七尾七湊七天整數，第九日開始，每一日做一次，簡簡單單，在阿爸前面唸唸經，迴向功德就好。第十四日滿七後出殯。這樣大家都不会耽誤到。

燈光亮。有人敲起木魚，有人低聲唸誦經文。弟弟依然旁觀著地上的人們。氣氛哀戚肅穆，眾人作勢一如執香。

母：阿弟，來拿香。等等跟著唸，知道嗎？

弟：爸剛和我說過了。所以開始了？

母：噓，開始了。

響鐵聲響，有人搖了一下鈴鐺。

父：第一殿主秦廣明王，今日係兩千一十七年二月初

四，歲次丁酉，係弟子孝親顯考楊金全頭七日。於一月三十日寅時兩刻過往。今齊備素果飯菜，請第一殿主秦廣明王祐其順遂過殿。

叔：阿爸，今日係二月初四。汝過往第七日的子時。

細漢時陣，汝教過咱兄弟仔，做代誌，上要緊的就是頂真。人生在世，便是好好打拚。

母：阿爸，今日係二月初四。汝過往第七日的子時。

佇嫁來楊家三十年內底，我想這個問題，問始大人最合適：阿爸，我可算是合格的媳婦？

姑：阿爸，恁查某团，特別自國外轉來，本來準備欲向汝講件天大喜事，不巧，無法度讓你在世的時候聽見了。阿爸，汝也甚遺憾吧？

父：阿爸，照禮數，咱趁著良辰為汝做頭七。本該做足四十九天，但時代不同，大傢伙總有各自的生活要顧。現此時分做兩禮拜做，阿爸，汝是不是在心底暗罵做子孫的不肖？或者你會覺得一切都有定數，就像你生前一樣，無事上心？

眾人：第一殿主秦廣明王，今日係兩千一十七年二月

初四，歲次丁酉，係弟子孝親顯祖考楊金全頭七日。於一月三十日寅時兩刻過往。今齊備素果飯菜，請第一殿主秦廣明王祐其順遂過殿。

哥：阿公，大人說要為汝做頭七，我也向公司請了假，好好陪汝最後一程。咱作孫，應該要擔的責任。汝看這樣有否失了體面？恁孫媳婦亦將生了，檢查說是查舖，這樣，恁孫媳婦有行否，乎咱厝內又更將熱鬧。阿公，汝得要保庇伊們母崽平安。

靜默，一人敲了一下響鐵。

眾人：阿爸（公）。

又敲。

眾人：阿爸（公）。

弟：阿公。我記得你總是喜歡在午後，拉一張椅子，坐在院子中間曬太陽。小時候問你怎麼老坐在那邊，你都說曬太陽好，對身體好，要我也陪你曬太陽。阿公，我很聽話的，我都有好好曬太陽。我臺語不好，可是阿公，講中文你也聽

得懂吧？

眾人：阿爸（公）。

弟：阿公，我一直以為我人生裡的第一場喪禮，一定是你的。結果大學的時候，有老師過世，所以第一場參加喪禮，就不是你的了。不過，頭七這件事，我真的是第一次。可能很多地方沒有做好，可能我真的太累了，阿公，你不會在意吧？

眾人：阿爸（公）。

響鐵敲。持續敲擊木魚的聲音響起。

眾人：第一殿主秦廣明王，今日係兩千一七年二月初四，歲次丁酉，係弟子孝親顯（祖）考楊金全頭七日。於一月三十日寅時兩刻過往。今齊備素果飯菜，請第一殿主秦廣明王祐其順遂過殿。

燈暗。

## 功德

暗場。有人在幕外哼著〈相思燈〉的曲調。過了一陣，女子的聲音響起。

女聲：自古紅顏多薄命，紅顏多薄命，紅顏薄命，阮也薄命。好夢由來最易醒，好夢由來最易醒，好夢易醒，獨有阮夢未醒。

燈亮。母親一人在摺紙。

母：母親，五十五歲。二十二歲大學畢業後進入學校教書。認識當時當教學組長的父親。覺得他做人踏實，便也有些好感。在旁人的撮合下，開始交往，然後結婚，像是都安排好的一樣。結婚第一年就生下第一胎，男的。父親不說，但她知道父親心裡自然是很開心的，覺得這個妻子爭氣。然後，懷上第二胎的時候，公公從外面搬了回來，身邊跟著一個十歲的女孩。說以後要叫她小姑。一個只比自己兒子多四歲的小姑。

弟弟進場。

弟：媽，妳幹嗎？

母：摺紙。你也來幫忙一起摺。

弟：我又不會。

母：我教你不就好了。來，拿著這張紙錢。

靜默。弟弟在母親身邊坐下，一起摺起蓮花跟元寶。

母：你看，這不就學會了。而且你這朵摺得很好。

靜默。

弟：摺紙可以幹嗎？

母：這個，這是往生蓮花。人過世後，親人摺來替

往生者祈福的東西。那這個，是紙元寶，也是

希望往生者討吉利。

弟：為什麼是蓮花，不能用菊花？葬禮上不都有人

會送菊花？

母：那不一樣。你看菩薩都有蓮花座不是？所以用

蓮花，就是讓往生者有福報，可以安穩度過地

府的路。不會被什麼壞東西侵擾。

弟：不過，神明菩薩也是滿挑的，只挑蓮花來坐。

母：不然你覺得他們可以挑什麼花來坐？

弟：我如果變成神仙的話，一定選菊花。

母：菊花，菊花座，那不好聽。

弟：周杰倫都有首歌叫〈菊花台〉了。哪會不好聽。

而且菊花也漂亮。

母：好，等你修成神仙後，記得跟天公伯說，你要

菊花座，不要蓮花座。

靜默。母親沉默的摺著紙花與元寶。

弟：妳也聽這個？

母：你阿公以前最喜歡聽的。人走了，還是放給他

聽。

弟：阿公以前常哼個幾段。

母：他年輕時風流嘛，會點音樂也很正常。

弟：畢竟當年也是跟著戲班到處跑的。

母：那也沒什麼好驕傲的。你阿公有一天出門，就

沒再回來。後來才知道他在外面賭錢賭輸了，

不敢回家，跟著來庄裡座場的戲班跑路去。

靜默。

母：一邊工作，還要一邊念書，累吧。



弟：自己選的嘛，沒什麼好說的。

母：有沒有考慮換個輕鬆點的工作？自己的時間也比較多。

弟：現在很好啊。就是要跟著大家南北跑。

母：反正你喜歡，我也說不過你。明明有教師證，也都考上聯招了，最後關頭不去報到，說要去念研究所。進研究所，又跑去跟著劇團跑，和你阿公一個樣。

弟：他們有付薪水的。而且我又不是博輸筊跑路，這是正當行業。

母：怕你過得太緊又太累。

弟：沒事。除了養貓買書比較花錢，其他都還好。

反正也年輕，撐得住的。

母：我就是擔心這樣。你阿公太惜皮，你剛好相反，處處刁難自己。

弟：其實這段時間下來，我這樣四處跑，突然很可以體會阿公的感覺。

母：什麼感覺，浪蕩落魄的感覺？

靜默。

母：還是放在心裡吧，必要的時候還是得考慮自己多一點，雖然我這樣講，你一定不喜歡聽。

弟：不會。我都二十五了，哪還這麼幼稚。  
靜默。

母：等等想吃什麼？難得回來，媽弄點你喜歡的給你吃。紅燒肉好不好？還是青椒肉絲？不然，炒個米粉？

弟：媽，簡單就好。真的，別麻煩了。

母：不麻煩。反正都是要煮的。就炒米粉？

弟：好，炒米粉。（頓）我喜歡炒米粉。

母親拿了一串摺好的蓮花、元寶，離開燈光區。

弟弟哼起相思引，姑姑進入燈光區。坐下。

姑：唉唷，相思燈？

弟：對的。

姑：你哼得很好。比我好。

弟弟繼續哼著，小姑也跟著一起哼。接著唱了起來。

姑：心海情波滾未停，滾未停，良人何時上歸程。

今夜獨對相思燈，對相思燈，斷腸對相思燈。

弟：妳唱得明明很好。

姑：我是阿爸帶大的嘛。

靜默。

弟：小姑，我一直很好奇。阿公在搬回來之前，到底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姑：他那麼疼你，你怎麼不問他？

弟：小時候不懂事嘛。爸也不准我問關於阿公以前的事。

姑：你小時候這麼聽話？（頓）他很會玩樂器，特別是南琵琶跟弦仔。我小時候常看他在一個當紅的戲班當頭手弦，還會幫忙講戲。日子也還算過得風光。

弟：那怎麼還搬回來這裡？

姑：不行嗎？

弟：我不是那個意思。阿公在外面，跟著戲班，也過得比較開心吧？

姑：你又知道他在這裡過得不好？

弟：小時候去他房間，房間裡都是樂譜跟樂器。但從來沒看他彈過、唱過。

姑：他放棄了吧。

弟：放棄什麼？

姑：放棄他的浮浪生活。（頓）不過，如果不是意外生了我，他大概也不想回來吧。

靜默。

姑：小的時候，他帶我去過戲班幾次。他在裡頭可火了。戲班裡，人人都叫他「十九先生」。

弟：十九先生？我知道阿公年輕的時候，庄裡都叫他十九爺。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姑：可能吧，阿爸不常和我說老家裡的事。總之，他在戲班裡還挺吃得開。（頓）我看戲班裡那些女孩，都巴不得十九先生給她們一對一講講戲。這個老傢伙，真是有本事。很多時候，我覺得自己還真像他。

弟：聽爸說，阿公以前在庄裡也是風流人物。後來娶了阿嬤才比較定下來。（頓）不過他那時還

沒結婚。之後那些……

姑：又沒人知道他結婚了沒。就算知道，還是有人要貼上來。後來阿爸跟演二路的小旦好上，睡作伙了一陣。我出生沒多久，那女的就跑了。

弟：這麼雜碎。

姑：她就想賭個機會，看跟這個「十九先生」好上，有沒有機會能演一些更大的角色。也還真的演上了，紅了。然後懷了我，生下來沒幾天，就跟著別團跑了。（頓）人在江湖飄嘛，說起來也挺慘。

靜默。小姑帶著摺好的紙花準備離開。

姑：好了，差不多了。

弟：阿公走了，妳之後大概也不會再回來吧？

姑：大概吧。這次回來就是來看阿爸，商量之後接他去我那住的事。

靜默。

弟：小時候，妳跟阿兄不讓我跟你們玩，我就到阿公那，聽阿公講他以前的事情。

舞臺一角燈亮，父親背對觀眾站在燈光中，身子佝僂。像是一個老人一樣。他此時是阿公。

公：阿公甚愛博筊。柏青哥、豆仔、四色牌、天九牌、十三張、麻雀，可以博的都博，怎麼博怎麼贏。彼個時候大家都得喊一聲十九爺，為什麼？因為十賭九贏。贏到後來，都沒人敢再找去打牌。十九爺不上牌桌。改幫戲班講戲，當樂師。也是風風火火，有聲有色。

姑：都沒輸過？

公：就輸過一次，一次就夠了。那次是在一間賭間裡面，不知道哪裡來了一個賭遍南北的高手，鄉里看他連贏了幾天晚上，來找阿公出山。那麼久沒人相找了，聽說有高手，手癢得緊，一口就答應了。十九爺再出江湖，當然是轟動鄉里，大家爭相跑來逗看熱鬧。

弟：爸那個時候已經在念初中三年級。聽說了這事，也跟著到了賭間湊熱鬧。一開始還有來有往，不知道哪一把開始，阿公開始連輸，身上帶的

錢輸光了，覺得面子掛不住。簽了字條，要人把輸贏都記下來，到時再一起算。爸想拉阿公回去，反而被阿公兇了一頓。

公：你懂什麼！輸沒什麼要緊，要緊的是氣勢毋使落，這樣才贏得回來。

舞臺另一角燈亮，小叔站在燈光之中。

叔：大半夜的時候，哥跑了回來。我問他爸在哪。他說，還在賭，不理他。第二天我們出門去學校。回家的時候，看到家裡塞了一堆人。說是爸整晚賭下來，沒再贏過。大夥把帳結清，爸說要回家拿錢，卻到天亮都沒回來。一群人只好到家裡來找人。阿母鐵青著臉，看著阿爸簽字的紙條。把自己藏在眠床底下的私房儲蓄都拿了出來。結果還是不夠。

小姑此時飾演一個女人。

女：啊，金全嫂，這還欠了一筆帳。還有現的嗎？

母親處燈亮。她此時扮演阿嬤。而此時小叔則扮演另一位男人。父親則扮演那位賭客。

嬤：無啊。現的都給了。

女：可是還是有欠人家，這，這是要怎辦？

男：若否，這樣辦吧，金全嫂，你就拾一些值錢的物件當了。咱總不能欠別人吧。

女：是啦，金全嫂，這樣好。

嬤：什麼這樣好，是我欠他是不？

女：沒啦，金全嫂，妳怎麼這樣說話。大家也是在幫你們母子想齣脫。

嬤：金全博輸筊，是伊欠的。咱母子為怎就要幫伊還這筆帳。咱母子還欲過日子，你們卻圍在這裡，幫一個外邊來的，不三不四的傢伙，欺負咱母子？

男：這係咱庄內的名聲。咱袂當使人說，咱庄的人，講話不算數，博輸筊，還不還錢。

嬤：講得輕鬆，你平常時叫金全大仔，那你來幫恁大仔還。

男：我也是有厝細要養的人。

嬤：講得沒輸我沒厝仔要操煩同款。

女：物件就是恁金全同人簽的，不找你們家，還能找誰？

賭：若否這樣啦。金全嫂，是金全嫂沒錯吧。我不是非得要拿這些不可。你們母子還得生活也是辛苦。我也不為難，這些你存的辛苦，我拿整數便是。其餘值錢的物件，你自己留著。這樣，我只當作兩清，可好？

燈光回復成只照射舞臺中央小姑與弟弟二人所在的區域。

姑：那個賭客人還不錯。

靜默。

弟：妳最近有新對象嗎？

姑：對象？你應該是要問我要選哪個吧？

弟：差不多意思啦。

姑：哪裡差不多。有沒有對象是我在找他，選哪個是我在選他。行情問題。

弟：妳這麼受歡迎？

姑：我一直很受歡迎。

弟：跟阿公一樣？

姑：這點我跟他很像。三個小孩應該我的異性緣最好。（頓）二哥也很好。所以應該是你爸比較異類。

弟：爸會說那都是爛桃花。他不喜歡那樣子。

姑：他過得也很辛苦。

弟：他認識的第一個女人就是我媽。還是被人撮合的。然後結婚，生小孩。他這一輩子，目前為止從沒出過錯。照他自己規劃的一樣，畢業，工作，結婚，成家。他那樣挺好。幸好阿兄像他。姑：所以他過得很辛苦。（頓）他不想和阿爸一樣。大概看我們兩個弟妹也是直搖頭吧，不長進。

響鐵聲響。幾名演員依序：父親、小叔、哥哥、母親，走向舞臺中央。

父：吃飯吃飯。過世的人要孝敬，活著的人也得好過日子。吃飽了，才能好好的幫往生者助唸。

叔：每次都要唸這麼久，不餓都唸到餓了。所以活到這個年紀，也沒有什麼別的。餓了就吃飯，

累了就睡覺。吃喝拉撒，生活就是這樣。

父：所以說生老病死本是平常。

叔：我是沒有像你一樣信佛，沒法說出那麼有佛理的話，但差不多是這個意思。（頓）餓了餓了。

東西還沒好？

叔叔坐下。

叔：好香。等等吃什麼？

父：看家裡有些什麼，就隨意吃點吧。

叔：我們留下來吃飯了，給你們很多麻煩吧。

父：不麻煩，不麻煩。四個人是煮，六個人也是煮，

不麻煩的。

母：對，不麻煩。之後還要辛苦幾天，等等多吃些，才有力氣。

母親坐下。所有人像是圍著一個不存在的圓桌一樣坐著。

母：本來想多煮一些菜，可是準備的時間不夠。只好請大家將就一點。之後爸的事情處理好，再好好吃一頓。

姑：真忙不過來也可以叫外面的。不然妳這樣多累？

母：都煮這麼久了，不累的。而且叫外面的，也怕不衛生。

叔：對，自己煮還是吃得安心。（頓）炒米粉？

母：家裡剛好有，就隨便炒了。

父：炒米粉好，小的時候阿母常炒給我們吃。

姑：阿爸平常也喜歡炒的。

靜默。

叔：久沒吃這一味了。剛好，回味一下。（頓）沒有爆香？

母：家裡有喪事，還是清淡些好。

父：對啦，別爆香了，不然煮個飯整間屋子都油煙味，也不舒服。清清爽爽，吃得也健康。

姑：你年紀大了，也是該養生點。

靜默。

哥：小叔，你不吃了？剛剛不是喊餓？

叔：對，不知道怎麼回事，突然就不太餓了。大概剛剛餓過頭了，我先放著，等等餓了再吃。

父：事情多，很容易就沒了胃口。

母：那你先放著吧。要吃的時候自己處理。

叔：對，我自己處理就好，你們別麻煩。

靜默。

姑：大哥，上次跟你提過的事，我想，現在可以和

大家說。

叔：現在？這麼趕？

姑：剛好嘛。之前忙著照顧阿爸，阿爸走了又顧著

討論後事。阿弟昨天剛回來也都還沒安頓好，

今天剛好，大家都緩口氣了，剛好可以說。

哥：到底是什麼事，小姑？

姑：我結婚了。

靜默。

弟：所以你選好對象了。

母：什麼時候結的？開幾桌？有沒有賠本？怎麼都

不和家裡說一聲？

姑：國外不請流水席的啦。也只是跑一下儀式而已，

就不特別打擾大家。

父：怎麼這麼見外。這樣讓我們多不好意思。

姑：算了吧，也沒什麼特別的。

母：讓家裡知道總是好的嘛。

響鐵響。靜默。

所有演員在臺上散開。只剩小姑坐在原位。

姑：其實我之前結過一次婚，離了。嚴格說來，登

記後的第二天，我就後悔了。婚禮後幾天，就

簽了離婚同意書。

小叔走進小姑所在區域。

姑：三十四歲，離過婚，大齡單身女性，社會所謂

的「剩女」。十歲跟著阿爸搬回老家。阿爸基

本不管事，小時候家裡都是阿兄做主，管得嚴，

長兄如父嘛，說女孩子家不要那樣花枝招展的。

不過，每次回家路上還是不少人找藉口一路跟

到巷子口，在學校也不少轉交到手裡的小紙條。

每次這種時候我都特別得意。從那時起，我就

發現自己要小心機的手段特別高明，動個唇角，

拋點眼神，男人就隨便差遣。誰都覺得自己有

機會，但我自己清楚，他們誰都沒機會。

叔：我還以為自己已經夠混帳，想不到妳更精采。

姑：對不起，還麻煩你回來這一趟。

叔：不麻煩。下次早點說，我連紅包都省了。

靜默。

叔：問妳一個問題。對方不夠好？

姑：對方很好。家世背景好，對我更好。

叔：我相信是男人都不可能對妳不好。所以妳不愛

他？

姑：我愛他。跟我之前的每一個男人一樣。

叔：那為什麼？

靜默。

姑：也沒為什麼。就像你怎麼不趕快娶個老婆一樣。

叔：我不急嘛。女人又不缺，一個換過一個。什麼

顏色的都嘛有碰過。不過還是亞洲的好。特別

是臺灣自己的。愛用國貨。（頓）抱歉，妳二

哥沒讀過什麼書，喜歡開下流玩笑。

姑：不會。我男人也不缺。

叔：水啦，不愧是老爸帶大的。他女人緣特好。

姑：他對我媽很好。他對女人都很好，很溫柔。

叔：他對女人最有一套。騙得女人都乖乖跟著他。

嘿，最後還不是被女人給玩了。灰不溜丟的跑

回家裡。沒用啊。

姑：你知道辦結婚登記的時候，我坐在那邊，看著

辦事的課員幫我們換了證，就只是發愣。我知

道這字簽下去我肯定後悔。

叔：後悔啥？後悔之後遇到更好的對象，結果沒機

會哦？安啦，阿爸不也是有某崽後，又跟妳阿

母在一起？這種事嘛，誰認真誰就輸了。

小叔點菸。吐出一個個煙圈。

姑：哥聽你這樣說肯定罵人。

叔：也是，這不道德嘛。

靜默。

姑：所以你這次回來，就不回去了？

叔：反正工廠關了，回去也麻煩。

姑：之後怎麼打算？



叔：沒什麼打算，待在家裡爽一爽。

姑：總不能一直賴在家裡。

長靜默。小叔自顧自地抽菸。

姑：對不起。我不是……

叔：沒事。自己的選擇自己擔。

姑：也是。像你選這條走，不知該說你是浪漫，還

是不負責任。

叔：對女人來說，我大概不負責任，又浪漫。所以

都是我挑女人，不是女人挑我。

姑：這麼講究？

叔：我年輕的時候跑車幫忙送貨。老闆看我還算有

頭殼，就讓我幫她開車。那女人很厲害，四十

多歲，沒結婚。可以在談判桌上跟人周旋十幾

個小時，跟工頭在工地對著幹。（頓）也是我

第一個幹上的女人。或者說是我被她幹上？那

次我載她回家。她突然就跨到我身上。我們都

在車裡搞。每次她都要騎在我身上。我看著她

奮力地搖著身體，就覺得她真是賤。之後我就

喜歡讓女人在我身上用力地搖。我喜歡這種角度，因為清楚，逃不了。

姑：我也喜歡騎在男人身上。很爽。

小姑從小叔的菸盒中拿出一根菸並點燃。二人吞雲吐

霧。

叔：那些被妳騎的男人還挺好命的。

姑：那些騎你的女人呢？

叔：她們以為在騎我，其實是我讓她們以為可以騎

我。等到她們開始累了，我就抓住她們，開始

用力，用力，這樣頂。給點希望，再澈底毀掉。

我那幾年在大陸，就是這樣幹天幹地。她們在

我身上癱掉後，就別想再爬起來。

姑：你也真夠混帳。

叔：恁爸不想和阿爸一樣，栽在女人身上。只有自

己把她們玩弄在手，自己才有保障。（頓）妳

之後打算怎麼辦？

姑：出國吧。

叔：也好，說不定會有豔遇，遇到什麼靈魂伴侶。

姑：你也該想想辦法。你不是想好好定下來？

叔：我是在好好定下來。

小姑離開小叔所在區域。

叔：我是在好好定下來。

靜默。只剩小叔一個人沉默的抽著菸。

叔：我從沒跟人說為什麼要把工廠收掉。十幾歲開

始走跳，拚了半輩子，結果所有東西，對手只

花了一個女人，就全被挖走，一點沒留。到這

個年紀生意失敗，最是淒慘。也沒和厝內詳細

講原因。回臺灣後，阿兄勸我擺個店，做做生

意。我懶得多花心思，買了輛二手克萊斯勒

三百西，二〇〇九年出廠，里程數短，重點是

線條方正氣派。就這樣開起「野雞車」。從熟

人那接了一些線，用預約的，平均一天跑個三、

四趟。其他時候，就開著車，四處走走看看，

想去哪就去哪。老實說這樣的生活也不差，至

少透氣，不至於臨到老才一塌糊塗。（頓）是

說，橫豎都已經糊塗透頂，還在意這個做甚？

總之，就是讓自己稍微定一下，好過點。

小叔熄菸。起身離去，行進間與走向舞臺中央的弟弟

錯身。

弟：小叔，你去哪？

叔：等等有客人叫車。

弟弟看著小叔離去。

弟弟在小姑身邊坐下，兩人沉默的摺著紙花。

弟：恭喜。

姑：恭喜什麼？

弟：呃，終於嫁了？

姑：嚴格來說是第二次嫁。上次有登記過。

弟：對，然後登記完第二天就離了。

姑：畢竟有過一天。其實登記完的當下我就後悔了。

弟：這一個不會後悔？

姑：你相信靈魂伴侶嗎？

弟：不信欸。

姑：我也不信。（頓）可是遇上了，只能信了。

弟：大概和阿公遇到妳媽一樣吧。靈魂伴侶？不然

他那麼多人不選，偏偏選上她？

姑：可能吧。但後來還不是跑了。

弟：我不是把你們的狀況相提並論。

姑：我知道。

靜默。

弟：妳幾歲搬回家裡的？

姑：十歲吧。怎麼？

弟：妳回來那個時候我還小吧。

姑：很小。

弟：妳跟阿兄那個時候很好。

姑：也只有那時候。誰知道長大了之後他總是躲著

我。

弟：有點可惜吧。

姑：可惜的事情那麼多。所以像阿爸那樣走了，說

不定才是好的。

小姑捧著紙花離開舞臺中央。

哥哥走向舞臺中央。與小姑錯身而過。哥哥看了一眼

小姑的方向。

哥：阿弟，你在幹嘛？

弟：摺紙。

哥：摺紙？摺紙可以幹嘛？

弟：喏，這個，這個是紙蓮花，這個，這個是紙元寶，

都是希望他們在另外一邊，一切順利，不會被

壞東西侵擾。

哥：你怎麼都知道？

弟：媽教過我。

哥：這樣啊。不過，為什麼要用金紙來摺？用普通

的紙摺不也一樣？

弟：我不知道，你去問媽？

哥哥看著弟弟摺了幾摺。

哥：太難了，我手拙，摺不出來。

弟：那就別摺，心意到了最重要。

哥：對，心意到了最重要。

靜默。

哥：出殯完後，你就回臺北吧，要不要搭我的車，

省車錢。反正我把你載到永和，再從中和上高

速回桃園，也挺快的。你打工賺的辛苦錢，來回都坐高鐵，太傷了。坐客運的話，還不如搭我便車，反正都是一樣的時間。

弟：好啊。你開累了我也和你換手開。

靜默。弟弟哼了一小段旋律。

哥：歌仔戲？

弟：南管。不過歌仔戲也會唱沒錯啦。小時候聽阿

公哼過。

哥：我想起來了，他是有哼過。

哥：你們剛剛在聊什麼？

弟：就聊聊最近怎麼樣。

哥：是喔。（頓）你在趕東西？

弟：劇團的工作。

哥：這樣啊，辛苦。

靜默。

弟：阿兄，你還記得小姑來的那一天嗎？我那時年

紀太小，有點忘了。

哥：你怎麼不直接去問小姑。

弟：這樣好像太不禮貌了。問你比較不失禮。

靜默。

哥：六歲的時候，有一天媽帶我回家。看到客廳坐

了一個不認識的男人，還帶了一個女孩。爸說，

叫阿公，叫姑姑。我照做了。那個女孩穿了一

件白色、連身的洋裝，露出一小截小腿。可能

是緊張。包在涼鞋裡的腳趾，不斷捲曲又放平。

弟：你不覺得，叫一個年紀和我們差不多的人姑姑，

有點奇怪？

哥：至少不是叫年紀比我們小的姑姑。那樣才真的

尷尬。

弟：說得也是。

哥：那個女孩，明明自己也緊張。然後看到我，就

問說，之後我該怎麼叫他。

母親出現在另一角落。父親轉過身，回復父親的身分。

父：哥哥，叫阿公。

母：跟阿公說，你幾歲了。

哥：六歲。

姑：六歲？那還比我小四歲。所以他要怎麼叫我？

母：來，叫姑姑。

哥：姑姑。

姑：你臉紅幹嘛？害羞啊？放心，之後你就跟我了。

我會照顧你。

靜默。

弟：所以你那個時候和小姑很好嘛。

哥：我們現在也沒有不好。

弟：就打個招呼這樣。

哥：難道見面了不打招呼？

弟：很熟的話，不會只打招呼吧？你們幾乎沒互動

欸？

哥：就沒生活在一起了，要說些什麼？

弟：你是不想看到她吧？

哥：沒有，你想多了。

弟：你都在閃躲我的問題。有什麼好不能說的？

哥：就是沒什麼好說的。（頓）別那樣看我。你到

底想知道什麼？

弟：我只是好奇。小的時候看你們常常一起玩。

哥：小的時候而已。

弟：到你升高二那年才不理她的。你在躲她。

哥：我那時也高中了，怎麼可能像以前一樣。

弟：你在躲她。

靜默。弟弟走向小姑。小姑背對著弟弟。

哥：小姑高中畢業後，家裡供她北上念大學。她偶

爾回家，身邊總是帶著男人。每次回來都不同

人，但都一樣高大，看著他們，我覺得心裡感

覺到一陣異樣，不知道是自卑還是嫉妒。升高

二暑假，我送阿弟去補習，本想去看書，發現

自己的筆記落在家裡。回到家，爸媽出遠門，

我以為家裡除了阿公外便沒人在。開了門，聽

到奇怪的聲音。有人在喘氣，還有呻吟聲。呻

吟聲像是小姑的。我躡手躡腳，順著聲音來到

二樓。

弟弟從背後抱住小姑。此時弟弟並非弟弟，而是那些

小姑身邊男人的意象。

哥哥躡手躡腳地逼近。繞過弟弟，來到小姑面前。

弟弟與小姑的動作配合哥哥的敘述。

哥：小姑房間的門沒關牢，透過門縫，我看到男人與小姑在床上。一絲不掛。男人在小姑的背後，拉著小姑的雙手，將她整個上半身拉在空中。接著，小姑讓男人躺在床上，背對著騎在他身上。我的眼睛直接對著小姑的臉。有好長的一段時間，我都記得她的表情，還有她不斷搖動的身體。雙眼微眯，嘴巴張著。我往後退。跑下樓梯。跑出家門。

哥哥不斷地跑著。不斷地摔倒，又爬起。

哥：我不斷跑，不斷跑，不斷跑。像是要把自己跑到斷氣一樣地跑。然後我跌倒，爬起來，繼續跑。好像要把身體裡面的水分都流掉一樣地跑。好像這樣就可以把剛剛的畫面都忘掉一樣地跑。

哥哥再一次摔倒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氣。弟弟離開小姑，回到原本的位置。

哥：後來，我每次看到小姑，就想到那天下午。

弟：後來呢？

哥：到了黃昏，我才摸回家裡。阿公坐在院子，像

是剛曬完太陽。

飾演弟弟的演員此時扮演阿公。

公：汝轉來了。怎會下午這麼著急，往外跑？

哥：想到有物件沒拿。

公：看你跌好幾次，要注意啊。汝有看到這次恁阿姑帶轉來的男朋友否？

靜默。

公：看你這款，應該是見過。（頓）這個女孩，也

真的大漢了。（唱）

紅妝花黃本多情 女兒本多情 本多情

哥：你別唱這調，沒輪在咒恁查某团。

公：我這係南管，人小生小旦談戀愛時，唱來抒發感情用的。

哥：什物戀愛，我看根本係，伊……我覺得，這樣很不好。

公：有什麼不好。

哥：這樣一個換過一個，很不好。阿爸只是沒講，背後講成怎樣你知焉否？

公：感情這種物件，本來就是這樣。彼是人的自由。哥：你自己也無狀啦。都結婚了，還……：你也不好。哥哥離開。阿公開始哼著旋律。像是在模仿樂器的節奏拍一樣。然後，除了哥哥以外，其餘演員分立在舞臺各角落，他們的身影模模糊糊。他們跟著一起哼著旋律，像是現場伴奏的樂師們一般。阿公唱起改了歌詞的〈相思引〉。

公：（唱）黃昏紗窗坐聽雨 黃昏紗窗呵 坐聽雨

紗窗坐聽雨

心海風波鬧未消 心海風波呵 鬧未消 風波

鬧未消

冉冉歲月吟邊過 吟邊過 歡場浮名醉裡拋

醉裡拋

早知今生情分淺 悔不未識如漁樵 若知情分

淺 但使如漁樵

燈漸暗。

## 出殯

母親整理樂器。哼著歌。

父親飾演的阿公坐在椅子上，閉著眼。像是聽到母親哼歌的聲音，睜開眼。

公：錯囉。這邊錯囉。

母：什麼錯了，你聽錯了。

公：那個音妳哼太高，所以下一句一開始妳上不去，

只好變低。

母：甘汝底事，你做甚管那麼多。

公：是說，原來汝也會唱幾段。

母：毋會。

靜默。

母：會。細漢常常去廟埕前看歌仔戲跟布袋戲。

公：那這樣汝一定知焉鸞鳳班。

母：鸞鳳同空。伊們的頭路小生伶小旦蓋有名。

公：早前我就是幫鸞鳳班講戲。兼作樂手。

母：臭彈。哪有可能。

公：若否，我哪會知焉你唱錯。

靜默。

公：嫁來做咱楊家媳婦，累否？

母：習慣了。

公：之前都毋知。早一點知焉汝喜歡唱歌仔，我還

可以教汝幾首。現在，沒氣力囉。（頓）嫁來

厝裡還有再聽嘛？咱庄內卡早也有很出名的樂

班。（頓）不過，應該散很久了。

母：我知焉汝以前的事。恁後生常提起。伊說汝這

個做人女婿，做人老父的，沒個狀。（頓）汝

自己都不會覺得這樣整天看別人臉色，很窩囊？

靜默。

母：歹勢。我不是有意要戳汝傷心事。（頓）汝真

的這麼喜歡，怎麼現在不唱了？

公：騙吃騙吃爾爾。之前也只有講戲完哼個幾段。

母：汝之前在鸞鳳班應該很受歡迎。

公：不是我臭彈。我是真正有名聲的講戲仙。而且

只幫鸞鳳班講戲。什物三國、梁山好漢、羅通

掃北仰是薛仁貴王寶釧，都是手路戲。

母：那有什麼稀奇。講戲仙不都一個樣？

公：無諾。汝知焉搬歌仔戲，上要緊的就是那個氣

口。有些段落，一定要我出來給他們講怎樣唱，

那個氣口才對。這別人可講不來。

母親扮演二路小旦。讓阿公與她講戲。

公：（唱）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

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又來。

旦：這是在說什麼？

公：李太白在講自己的心聲。他在政治上受人排擠，

理想無法實現，思想煩悶，於是轉投酒樂，不

想做聖賢，只想一醉解千愁。便找了岑助跟元

丹登高飲宴。借酒宣洩滿腔不合時宜。

旦：根本是酒空。

公：婦道人家懂個啥。風流浪漫，這是奇人風骨。

旦：汝很崇拜他？

公：人是天上一謫仙，把酒高歌酣暢，擊劍縱橫任

俠。

旦：聽起來，汝真的很崇拜伊。



公：伊是一種精神象徵。

旦：那汝呢？是否也想像伊同款。

公：我？我不就是一個講戲的。落魄江湖，怎麼可能跟李太白同款。

旦：同款都是落拓江湖嘛，講來也是一樣。

公：李白是受奸人陷害……

旦：那汝呢？

靜默。

旦：歹勢，我不是故意要揭汝瘡疤。只是好奇爾爾。

公：哪有瘡疤，不就是我自己選擇要離開老家。大

丈夫，男兒漢，本來就是這樣。

旦：莫怪汝這樣瀟灑。

靜默。

旦：汝是怎麼了？心情不爽快？怎都不說話？

公：妳感覺我人怎樣？

旦：甚好啊。汝對我甚好，我甚喜歡汝。

公：那如果，一個人做過真正糟糕的事，那伊是好

人仰是歹人？

旦：當然是歹人。

公：如果我說，我只是說如果，我早前做過真正糟糕，傷害人的事，那我是好人仰是歹人？

旦：我只知焉，無論如何，汝就是我的天上謫仙人。

旦向阿公靠去，抱住阿公。

公：後來，伊懷孕，生下一個查某团，還未度醉，就捲鋪蓋和別團跑路去。我獨自一人養团仔到

十歲，實在無法。便厚著臉皮回到老大的家裡。

旦鬆開。回復母親身分。

母：看汝還是唱得挺好的。而且汝也不彈琴了。還要我逐個禮拜幫汝整理這些有的沒的。真不知

焉汝收這樣多樂器要幹嘛。

公：我知焉大家看得這些物件便袂爽快，但我母甘把它們丟掉，只好收著。假使我哪一天過往，

就把這些都燒去。

母：汝瘋得真正有影。（頓）汝剛才唱得是甚？

公：李太白的〈將進酒〉，汝沒聽過？

母：大漢之後便罕得聽。嫁過來之後，恁後生討厭

這些，便更沒可能再聽。

公：我教汝，這首我猶記得。

母：我又沒說要學。

公：（唱）君不見，黃河之水呵，天上來。奔流到

海是，不復返。君不見，高堂明鏡呀，悲白髮。

朝如青絲呵，暮成雪。

阿公一邊哼著，一邊離開舞臺中央。

母：（唱）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

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又來。

弟弟走進舞臺中央。

弟：媽，還不休息？明天不就要出殯了。

母：整理一下東西。

弟：這些都阿公的？

母：對，他的樂器。我固定都會幫他整理這些樂器

樂譜。

弟：我都不知道妳也會唱這些。

母：你爸不喜歡，平常在家裡也不會唱。

弟：阿公教的？

母：就教了這一首。

父親進入舞臺中央。

父：以後不用再整理這些東西了。反正爸也不在了。

隨意放著就好。

母：放著還是需要整理。不然會蛀掉，到時也是麻

煩。

父：過幾天我問看看有沒有在收購樂器的，賣了。

（頓）妳別弄了，早點休息，明天出殯還得起

大早。

母：要賣還是得稍微做點整理。

父：不差這一天，過幾天再整理也一樣。

弟：整理一下也沒差吧？

母：好啦，大家都累。都去休息吧。我之後再整理

就是。

父：出殯完我直接請人來家裡看看，能賣的賣，不

能賣的就丟，省得麻煩。

父親與母親離開舞臺中央。

叔叔進場。

叔：剛剛那樣大小聲是怎樣？

弟：沒事。

叔：你阿爸在不開心啊？

弟：大概吧。（頓）小叔，你載完客人了？

叔：對。恁娘的，臨時臨要，真的當作整天二十四

小時伺候。又不是便利商店。

弟：也不算臨時吧，你也可以不接。

叔：賺食賺食啦，不然都待在家裡，多沒面子。

小叔雙掌合十，做了默禱的姿勢。像是對阿公的牌位

致意。

叔：明載就要出殯了是否？

弟：一大早。你也得去休息。

叔：你呢？

弟：我還不睏，再做一點事。

叔：好啦，這樣有出息。不要像你阿叔這樣狼狽。

弟：我沒有覺得你狼狽。小時候都很期待你來家裡。

叔：以前在國外幹，手頭寬嘛，給你們帶些禮物，

也不是什麼大事。

弟：現在這樣開開車也不錯，不用風吹日曬。

叔：比較可以由著自己脾氣啦。就像你說的，沒人

規定我什麼時候要出去跑車，一定要載幾個人。

要不是不想多待在這個地方，我還懶得理那個

客人。

靜默。

叔：之前車隊常常載到一些搬戲的，都很年輕。每

次我看那些人，就在想，這些人的生活到底是

怎樣？

弟：阿公不也是在戲班裡混。

叔：對啊。恁阿公就是這樣。在戲班裡面，該玩的

都沒少玩過。其實我就是想問你，做戲的人是

不是都很放蕩？說實在的，作為一個男人，恁

阿公真的是模範，真的是。讓那麼多女人來倒

貼。

弟：小叔以前也不差吧。

叔：我其實很崇拜他。是啦，細漢時伊將咱母子放

捨。說不定伊有苦衷，我其實很可以理解，一

個男人在失敗後，要回到妻小身邊，那真的是對男性自尊最大的挑戰。

靜默。

叔：以前當然是不會想那麼多。只是覺得，像伊全款很神氣。最近才開始覺得，其實自己很像他，差的地方甚至更糟糕。身邊的女人一個換過一個，沒輪在喝水。咱厝裡的人都對異性特別有一套。就像阿母，你看伊罵阿爸罵成那樣，其實之後也不是沒有人追伊，家世好不在意再婚的也不少，伊也就是一個人過了大半輩子。

母親出現，此時飾演阿嬤。

弟弟與小叔錯身，互換位置。

叔：阿母，那個男的是誰？

嬤：一個朋友，送東西來。

叔：我之前看過他。他常來家裡。

嬤：伊甚關心咱。

叔：伊看起來人不錯。伊是不是喜歡你？

嬤：胡來。亂說什麼。

叔：不然他怎麼老往厝裡跑？

嬤：我就已經嫁了。

叔：反正阿爸都跑了。你跟別人逗陣，也不會被說什麼。

弟：你真的這樣跟阿嬤說？

叔：對，然後我就被賞了一記耳光。

嬤：自我十七歲認識你爸，然後肚子有恁阿兄，我就知焉這世人就只能跟伊綁作夥。（頓）你不是感覺阿母沒用？有時，我也感覺自己沒用，但遇上這種冤家，就是沒辦法。

弟：所以，阿嬤結婚前就有了我爸？

叔：十七歲，肚子裡有小孩，就嫁給阿爸。然後隔沒多久又生了我。你看，恁阿公厲害不，差十二、三歲的女孩，照樣給他掠去。（頓）我大概都遺傳到他這些，那是怎麼說來著，爛桃花？

靜默。阿嬤處燈暗。

叔：在國外的時候，前前後後不知道搞大幾個女人的肚子，都是給一筆錢拿掉。我自己知道我不

適合家庭，像他。大概只有你阿爸比較長進，

歹竹出好筍。

弟：小叔，你好像都沒說過為什麼回臺灣？

叔：不就說了因為把工廠收掉了。

弟：我知道，我的意思是，為什麼做得好好的，要

收掉？

叔：有年紀啦，沒那個體力一直顧著。我又沒家室，

乾脆收掉不幹。

弟：之前不是說，和個年輕女生走得近，還說可能

會結婚？

靜默。

叔：不是可能，都訂婚了。日期也說好了。

弟：怎麼也沒和我們說？

叔：說什麼，有什麼好說？

靜默。

叔：最近我常想到，之前阿爸剛回來厝裡的時候，

有一次過年跟他喝酒的時候，他說過的話。

燈亮，父親背對觀眾出現在燈光中。此時父親扮演阿

公。

公：在外頭走跳，累否？

叔：袂累。

公：有打算娶媳婦否？

叔：沒。現在這樣很好。要跟誰就跟誰。

公：你還少年。

叔：快五十了，哪還少年。

公：等你遇上你生命裡注定遇上的那個女人，你就

知道了。到那時，你才算是真正的男人。

叔：像你一樣栽在女人手裡？那我還寧可不要。

公：男人這一生都在女人身上大漢。女人是咱一生

的師父與功課。

阿公所在區域燈暗。

弟：阿公說過這麼有學問的話？

叔：恁阿公說實話是很有學問的。風流嘛。

弟：那你呢？

叔：別多問了。我先去歇暈了。

小叔退場。

四下裡傳來誦經的聲音。幾個演員穿梭在臺上，交錯扮演著出席公祭的人們。

男人1：九十歲。算是喜喪了。要用辦喜事的心情送他最後一程。生老病死，咱要平常心來看待這些事。

女人1：是啦。要歡歡喜喜地送他最後一程。唉喲，是說自己親人過世，傷心難過一定有啦。但是要節哀，聽說如果咱哭得太傷心，往生者可是會走不開腳，沒辦法安心去投胎。

弟：捻香，答禮，回禮。

女人2：細漢時有聽過金全叔唱曲呢。講戲講完，上戲之前或下戲之後，一些人都纏著他要他多彈幾段，他也都來者不拒，彈了幾首，還加唱幾段。真是一個好人。

男人2：沒啦，你不知，金全叔平常罕得回去。伊兩個兄弟是讓阿母拉大漢的。金全叔，實話說有淡薄仔不負責任啦。之前還走路過二十年，也不知道在外面過得怎樣，又帶了一個女兒回

來。

弟：捻香，答禮，回禮。

男人3：金全兄，我，我來看汝……（泣不成聲）

弟：捻香，答禮，回禮。

女人3：這是議員的名片。

弟：捻香，答禮，回禮。

演員們穿梭的動作越來越快，弟弟也越唸越快。

弟：捻香，答禮，回禮。捻香，答禮，回禮，捻香、

答禮、回禮、捻香、答禮、回禮捻香答禮回禮

捻香答禮回禮捻香答禮回禮捻香答禮回禮捻香

答禮回禮捻香答禮回禮捻香答禮回禮……

弟弟筋疲力竭的跪倒地上。其餘演員也倒下。長靜默。

弟：出殯前，照禮要舉行公祭。邀了庄裡的人們，左鄰右舍，議員代表。有關係的，沒關係的，都來了。他們捻香，答禮，然後我們回禮。一個上午便這樣過了。

小姑娘坐地上。有如孝女白琴一般唸起祭文。

女：今天，你就要離開我們，離開我們這些無依的

囡仔。阮已逝的老父啊，阮後生查某囡慎思念你，你到底在哪裡呵。

小姑娘唱著哭調，跪爬著在地上移動。

幾個演員跟在她身後一起爬著。直到所有人將弟弟圍住。

弟弟站起身。飾演法師。

師：眾人跪落地，子孫金銀鋪滿地；斧頭在手，眾人叩首，持斧封釘，世代出丁。一點東方甲乙

木，子孫代代享福祿，有無？（眾人應：有喔）

二點南方丙丁火，子孫代代發傢伙，有無？（眾人應：有喔）

人應：有喔）三點西方庚辛金，子孫代代富萬金，有無？（眾人應：有喔）四點北方壬癸水，

子孫代代大富貴，有無？（眾人應：有喔）五點中央戊己土，子孫代代壽元如彭祖，有無？（眾人應：有喔）

人應：有喔）

法師誦起超渡經文。夾雜著孝女白琴的哭調仔。其餘演員站起身子，父親手裡作勢捧著牌位。在誦經聲與哭調仔中，眾人一邊繞著舞臺行走，一邊呼叫死者。

眾人：阿爸（阿公），咱出發囉。阿爸（阿公），

咱準備過火。阿爸（阿公），咱入塔囉。阿爸

（阿公），咱到厝了。阿爸（阿公），咱上樓梯。

阿爸（阿公），咱到位了。

法師敲響磬。所有聲音與動作靜止。長靜默。法師與孝女率先離開舞臺中央，接著依序是小叔、小姑娘。舞臺上只剩捧著牌位的父親與哥哥。

哥：結束了。

父：結束了。

哥：爸，這段時間你辛苦了。

父：你也辛苦。

哥：還好。應該要做的。

父：你一直都聽話。比阿弟聽話。三個小孩，就是你沒讓我操過心。每件事都照我說的，穩定，

不出錯。

哥：三個小孩？

父：太習慣把你姑姑也算進來了。

哥：畢竟我們年紀沒差很多。有時候我也會，忘記

她其實是長輩。

父：她也沒什麼長輩該有的樣子。你別學她那樣。

（頓）之前讓你找時間勸你阿弟，不要再搞那些有的沒的，好好去當老師，去和他說了沒？

哥：這次他和我一起開車上去，路上和他說。

父：你做事，我放心。你媽和我沒那個心力去管他。

事實上，他也不讓我們管，應嘴應舌的，沒個樣子。幸好，我們把你教得很好。

哥：我希望你都滿意。

父：你總是做得很好。

哥：萬一哪一天沒辦法做好了？

父：不會有那一天。你不會發生，我也不會，我不准發生這種事。

靜默。哥哥離開舞臺中央。

燈暗。

## 尾七

全部舞臺的燈光亮。讓觀眾清楚看到舞臺上的每個角落，以及演員所在的位置與各自在進行的事情：父親在舞臺中央，哼著曲；小叔在一側舞臺的角落，喝著酒；哥哥滑著手機；弟弟翻著一些資料；母親依然在整理阿公的樂器；小姑抽著菸。接下來發生的事件，可以視為同時發生於不同空間，也可視作有先後發生順序。

小叔將酒罐丟了，走向母親的位置。

叔：這些東西妳都還收著？

母：不是我收的。阿爸自己收起來的。我只是整理。

叔：整理這個做什麼？妳又不是閒閒沒事。

母：不管怎樣也不能就放在那裡不管。

叔：是這樣。所以，妳跟阿爸學過南管？

母：我，沒有。

叔：大哥知道？

母：不知道。

叔：放心，我不會說。



母：你什麼時候知道的？

叔：剛剛，你自己告訴我的。（頓）本來我也不確定，但妳沒事在那邊收拾這些樂器。我們就別騙彼此了，要一個人做那些家務事，妳一直不是那麼情願。結果阿爸走了，還幫他整理樂器，這就夠讓人懷疑了。

母：學這個哪裡礙到你了？

叔：沒有。我覺得這樣很好。（頓）放心，我不會跟大哥說。而且就算我說了，又能怎麼樣，他眼裡看我糟糕透頂，僥倖讓我矇到機會，到外面混了一陣，現在落衰，就打回原形。他不會信我什麼。

母：他是你哥。

叔：他是家族的老大。他認為自己應該要成為那個老大。他不會也不犯錯。

母：你喝多了。

叔：妳知焉，我這人就是，看不起那些裝模作樣的傢伙。

母：你哥不准有人在家裡發酒瘋的。

叔：恁爸管他個沒。

母：好了。你酒喝太多了。

叔：怎樣，妳要去做爪耙子？去啊，恁這些人，都是一個樣，冊讀得多又怎樣？早前厝裡大小事，哪些不是我和阿母一起面對。做生意？擺攤？哪一件輪得到伊？只要伊好好讀冊便是。我不是不愛讀冊喔！有人問過我喜歡做這些否？

母：沒有人這樣說。你自己說這些都不害臊？你逃學，蹺課，鬧事，哪件不是阿母去給你出面陪失禮？

叔：妳是聽阿兄說的吧，伊一直都是這樣。恁爸就係看不過，伊那種高高在上，沒輸聖人同款的樣子。你知焉，細漢時，伊看到我在偷看小本。就做爪耙子，和阿母告狀。結果咧，原來伊自己也想看，又不敢去買。就偷翻被阿母收去的那些。呸，我笑伊豎仔，伊還給我說了一堆大道理。

靜默。

叔：不講話？不然這樣，我也來做一次爪耙子，看看是怎樣的滋味。

母：你喝醉了。

叔：才開始喝一點而已。（頓）妳很緊張？放心，我跟你們這些人不一樣。我不會跟他說什麼。

叔叔離開母親的區域。母親退場。同時小姑走進哥哥的區域。

哥：小姑。

姑：你睡了？有打擾你嗎？

哥：沒有，我還沒休息。

姑：你在講電話？

哥：對。跟家裡。

姑：仔仔多大了，三個月？

哥：滿一百天了。

姑：這樣。

哥：是我剛剛太大聲打擾到你嗎？

姑：沒有，我只是剛好想到一個問題要來問你。

哥：什麼問題？

姑：不是什麼大問題。只是想問，你是不是開車回臺北？

哥：是。我到時會和阿弟一起開回去。路上把他丟回家裡，我再回家。

在哥哥與小姑聊天的時候，父親拿出一瓶酒，自斟自酌起來。

姑：開車南北跑，應該挺累的？

哥：也還好。下來的時候累一點。回去反正阿弟會跟我一起開。

姑：這樣。那很好。

哥：是很好。

姑：我們很久沒有像這樣好好說話了吧。

哥：有嗎？過年過節的時候，都還會見面啊。

姑：你明知道我在說什麼。不要裝了。（頓）起碼在我離開前說點真心話嘛，你現在的樣子，我都快忘記你小時候有多屁了。

哥：妳想要我說什麼真心話。

姑：總是一起玩過。我表面上不在意，多少還是覺得奇怪。

得奇怪。

哥：有什麼奇怪？

姑：你突然開始躲我，到底怎麼回事？

哥：妳是女的嘛。以前小時候玩在一起，大了總不

可能繼續那樣。

姑：你是這樣的人嗎？

哥：哪樣的人？

姑：你說的那種。會躲開女生的人。

哥：不然我是怎樣的人？

姑：我記得你是在高中的時候，突然不理我的吧。

叛逆期？不至於吧，你爸不是最得意你是他聽

話的兒子。青春期的男生青春期的會這樣？

哥：會吧，不都說是第二性徵開始成熟。

姑：那你偷瞄我又是在幹嘛？

靜默。

姑：說嘛，不用害羞。我會罩著你的。（頓）沒見

過漂亮女生？

哥：少臭美。

姑：再怎麼說我還是對自己挺有信心的。

哥：我知道妳是。

靜默。

姑：看起來你是不打算說了。算了，那就這樣吧。

走了。

哥：妳這次走，之後就不回來了？

姑：誰知道，說不定呢。你在意嗎？

哥：妳記得，就是我升高二那年。有次我回家拿東

西。妳剛好也在。

姑：你東西後來有找到嗎？

哥：找不到，不過也無所謂了。

姑：你都看到了吧。

哥：看到什麼？

姑：明知故問。

哥：妳想要我說什麼呢？

姑：不知道，也許稱讚一下我身材好？

哥：妳就沒點羞恥心嗎？大白天在家裡……

姑：在家裡怎麼了？大白天怎麼了？你爸你媽不也是在這家裡把你搞出來的？

靜默。

姑：對不起，我不該兇你。

哥：我才對不起。不該這樣說話。

姑：沒事。反正從小就要你跟著我嘛。

小姑親了一下哥哥的額頭。

姑：你是我小弟，給你一個好運氣。有保庇喔。

哥：小時候妳都是這樣，在額頭碰三下。

姑：想要再來一次嗎？

小姑又親了哥哥額頭兩次。

長靜默，二人對視，漸漸靠近彼此，然後接吻，動作

持續並越來越激烈，並發出粗重的呼氣聲。於此同時，

小叔走至哥哥與小姑所在的區域，原本要直接離開，

好像聽見裡頭的聲音，他上前去打算聽個究竟。

同時，弟弟靠近舞臺中央的父親。看到父親在舞臺中

央，猶豫著是否要繞開。

父：阿弟嗎？

弟：對。

父：你這麼晚還不休息？

弟：在想事情。

靜默。

弟：你剛剛在哼什麼？

父：沒什麼。你聽錯了。

弟：好像是南管？阿公常哼的那首。

父：我不會唱那個。

弟：喔。那可能我聽錯了，大概調子很像。

父：反正很多音樂都是那些東西改過來的。

弟：你怎麼知道這些？

父：你怎麼老是在意些不重要的事？

弟：我只是好奇你怎麼知道這些，才會想問。

父：你應該要更在意跟你自己更有關的。

靜默。

父：怎麼又不說話？我再問你，你自己的事呢？這

麼大了，還在那邊五四三。

弟：那又怎樣？（頓）不要裝成你很關心好嗎？你

問過我到底在做什麼？看過我工作的地方嗎？

父：那些難道不是你自己該注意的嗎？

弟：我只是不懂。你這麼要求做什麼事要有什麼樣，怎麼感覺起來，也不太有做爸爸的樣子？

父：你再說一次？

弟：你不是常說不要像阿公一樣？那你問問自己，當人阿爸方面，你比阿公好多少？

父：至少我盡力在維持這個家，我把它打造成一個理想的樣子。

弟：只是你理想的樣子。難道只因為你沒有逃家，要求大家都照你的規矩做，好像一團和氣的樣子，就能證明你做得多好？你想過我們的感受嗎？這樣又跟不顧阿嬤，自己逃家的阿公，有什麼差？

父：你好膽再說一次！

靜默。

弟：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對你很陌生。（頓）可能你看我也是吧。對不起。

弟弟離開父親的區域。來到哥哥與小姑所在區域，見到正在偷聽裡頭動靜的小叔。他作勢要叫，小叔同時發現弟弟，示意他別出聲。接著小叔又往裡頭聽了一下。

哥哥與小姑的喘息聲持續。小叔努力憋著笑，離開哥哥與小姑所在區域。

弟：阿叔？

小叔不搭理弟弟，自顧自往父親的方向走去。弟弟好奇的往裡頭一聽。

小叔走進父親所在的區域。

叔：這麼好興致。

父：之前一個金門的朋友給我帶來的，五十八度特級陳高，春節配酒，還不是隨便可以買到的。

叔：那我不吵你，你慢慢喝。

父：都來了，就過來陪阿兄坐坐吧。

靜默。

叔：我一直喝不太慣高粱。覺得太辣。厚酒的話還是威士忌比較合我的意。

父：家裡沒威士忌了。之前還有一瓶 Johnny Walker，

黑牌的。下次有人再送我的話，我會幫你留。

叔：好呀。（頓）說實在，還是老臺啤最對我的口味。

苦甘苦甘的，順口。

靜默。父親又輕輕地哼起曲。

叔：你聲音挺好。像阿爸。

父：大概吧。我們好像從來沒這樣好好坐下來說話過。

叔：我忙嘛。你也覺得和我沒什麼話好說不是？

父：說什麼話。我是你哥。

叔：也是。我不對。

靜默。父親繼續哼曲，小叔跟著加入。

父：這邊不對。

叔：什麼不對？

父：這邊的音不對。低了半度。

叔：你怎麼知道？

父：阿爸以前都是這樣唱的。你記得嗎？這邊，今夜獨對相思燈。那個燈的音應該是這樣才對。

叔：你很清楚嘛。

父：咱細漢不是常聽阿爸在唱。

叔：我當作汝上討厭這些物件。

靜默。

父：是很討厭。一直都很討厭。

叔：其實咱倆兄弟，汝比我更像阿爸。

父：只有長相。

叔：汝記得，細漢時，阿爸就只會帶汝到戲班後臺去跟那些演員喫茶？

父：記得。我是長子，伊也只能帶我。

叔：不，我感覺阿爸是真正疼汝。

父：伊也甚疼汝。

叔：我？我還是算了。細漢就開始和人相鬥。阿爸那種人物，怎麼可能看我順眼。

父：伊自己也沒多好。

叔：細漢時，我每次被罰跪的時候，都看到阿爸拉著他那支弦仔，不然就是琵琶。然後阿母就會讓你端茶進去。阿爸看到汝進去，嘴眼都笑開。

要你背背學校教的文章給伊聽。

父：我第一首會背的也不是先生教的。是伊教我背的〈將進酒〉。其實學校教的那些我也都忘得差不多了，就是這首一直都記得。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返。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叔：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我就記得這兩句。

父：有一次我背完這首給阿爸聽。問阿爸，這首詩在說什麼。阿爸說，李太白是一個豁達的人。這首詩說的就是伊那種浮浪貢的個性。現在想想，也跟阿爸一樣。

小叔喝乾杯子裡的高粱。又倒了一杯，一口乾了。然後第三杯，同樣一口乾了。

父：汝這樣喝太兇了。

叔：那汝呢？汝是嗎？這款浮浪貢？

父：我？我才不想變成那款。

叔：像我這樣？阿兄，汝是打算一直這樣過下去？

父：怎樣？

叔：怎樣？一直戴著一個面具這樣活著，都不累？有一次汝學校放假，我出錢讓你出國來我這玩。我不是帶你去酒店喝酒，說要讓你見見世面。

父：汝想說啥？

叔：我就看著你這樣一直看著那些小姐。然後我心內就在想，你畢竟跟我一樣是同個老爸生的。看你那副豬哥款，我這世人都袂忘記。

父：我從沒做過對不起家裡的事。

叔：對。汝只是不敢面對自己而已。

父：汝喝多了。每次都沒個節制，莫怪常常出事。

叔：沒汝的事。

父：我是你阿兄。

叔：恁爸理你個沒。還阿兄咧。汝除了在我回來之後，對我擺面色的時候會說是阿兄，什麼時候拿出阿兄的樣子過？

父：你自己在外面被女人騙，搞得工廠、生意都被人家挖走。哪一個不是你自己招惹出來的？你也

跟阿爸同款，恁父子沒一個像樣。

叔：不是我跟伊，是咱父子。

父：我跟恁不同。

叔：對，你跟咱都不同。你最行。

長靜默。小叔走出父親所在區域。

父親獨自坐了一會，把手裡的酒喝盡。

父：我當然是和恁都不同。我不可能像恁同款，弄得這樣狼狽。

父親又倒了一杯酒。像小叔之前一樣一口喝乾。

父：我是恁阿兄，我是恁阿爸。我講的是對的。恁都要聽。才不會和阿爸一樣落魄。咱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對，堂堂正正。

父親已有點醉態，準備回房間休息。正好來到哥哥與

小姑所在區域。

父：汝怎樣待在你阿兄房間外面？

弟：爸，你身上都是酒味。

父：小酌一下。比較好眠。你在聽什麼，我來聽聽。

弟弟要阻止父親前進。父親將弟弟推開。湊近一聽。

哥哥與小姑持續彼此交纏。發出喘息與呻吟。父親聽見後，也不做聲，默默轉身離開。

弟：爸？

父親不理會弟弟，回到舞臺中間他方才離開的位置。

他拿著酒瓶，兇猛地直接對著口灌了一大口。接著因為被嗆到而開始咳嗽。咳嗽完後，父親低聲笑起來。

父：汝就是不肯放我煞，是否？汝就是要把我在意的一切都毀滅了才甘休，是否？

父親拿著酒瓶，踉蹌地走著，邊走邊又灌了一大口。

父：汝就這樣，一直壓底這間厝地每個角落，在這邊等著看咱笑話，等著看汝對恁後生查某困，恁孫仔的詛咒，是怎樣一個一個應驗，汝真得意，是否？我不驚汝，汝有聽到否？我說我不驚汝。汝匿得仔細，我也會將汝揣出，然後將汝趕離開這間厝，我的厝！

父親癡狂的翻找整個房間。嘴中繼續急促碎唸著：在哪？在哪？

母親被驚擾來到父親所在的區域，看見父親的狂態，



大為吃驚。

母：你是起癲狂是否？

父：阿爸的物件呢？

母：都收好了。

父：拿出來給我。

母：要做什麼？

父：拿出來給我！

母親拿出樂器。父親接過，彈了彈。調了調弦。然後簡單地彈了一小段。

父：音都跑掉。調也調不太準了。

母：你會？

父親不理會母親，自顧自唱起來。正是〈將進酒〉。

父：（唱）君不見，黃河之水呵天上來，奔流到海是，

不復還呵

君不見，高堂明鏡呵悲白髮，朝如青絲是，暮

成雪呵

人生得意呀，須盡歡呵

莫使金樽是，空對月呵

天生我材是，必有用呵

千金散盡是，還復來呵

父親唱完，吸了吸鼻子。用力地將手裡的樂器砸毀。

接著又拿起另一個樂器，砸毀。哥哥與小姑的聲音與動作配合父親每一次將樂器砸在地上的動作，一次比一次快，一次比一次高亢。

母：你在做什麼？

父：你走，我叫你走，給我離開我的厝。

父親邊喊著，邊持續把所有樂器都砸爛。他氣喘吁吁地看著滿地樂器，然後將酒瓶砸在樂器上。

同時小叔與弟弟來到；小姑與哥哥也達到高潮，雙雙發出一聲尖叫。此時舞臺呈現三個焦點：父、母親與弟弟；小叔；哥哥與小姑。

姑：你射了？

哥：射了。

父親點燃一根火柴，丟向樂器。母親原本打算撲救火勢，卻被父親阻止。

父：我跟恁不全款。

弟：爸你瘋了！快把火滅掉。

父：不准。（頓）汝不是很珍惜這些樂器嘛，我現在就把這些東西燒給汝。這樣歡喜否？我跟恁不全款。跟恁不全款。

小叔笑了起來，且越笑越大聲。

叔：這個厝真的是，沒一個像樣！老仔，你看到沒？

一個一個都全款，都沒一個像樣。每一個都像你。

哥哥整理自己的儀容。接著離開房間，來到眾人聚集地所在。

小姑一人留在房間裡，仍然喘著氣。父親看了哥哥一眼，接著將眼神收回。

哥：爸，媽，我睡到一半聽到很大的聲音，下來看

看。怎麼起火？

母：沒事。這火燒一燒就沒了。

父：對，都去休息吧。明天大家都得趕早。你和你弟還要開長途的車。去睡吧。

弟：可是……

母：沒什麼。反正我們都不會彈。不如燒給阿公。

這樣阿公也會比較開心，對吧？阿公以前也自己說要燒掉這些東西。

父：對。（頓）對，燒給阿公，讓阿公開心。去睡吧，都結束了。

哥：真的都沒事吧？

父：沒事。大家都早點休息。（頓）明阿載，日頭照常會升起，日子還要繼續過下去。

靜默。小叔仍然在笑。小姑緩緩拿出手機，撥了電話。姑：（外文）喂，是我。我想過了，我們還是不要

結婚吧。對不起。

長靜默。木頭燃燒剝裂的嘩啞聲。小叔點了菸，邊抽邊笑，邊笑邊罵。

叔：幹恁娘。真正是幹恁娘。

響鐵敲響，拉出長長的回響。

燈光一個一個依序暗掉：小姑、小叔、父、母親與兄弟。火滅。

劇終。

作者介紹

楊書愷

一九九一年生，臺南人。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研究所學生，即將畢業。

評審意見

黃建業

〈關於一場葬禮〉可算是一齣非常具本土色彩的戲劇，但它跟很多以本土為核心素材的作品不同。沒有過多浮濫的臺灣文化堆砌販賣，而是專注在劇中浮浪人生的宿命書寫，它的宿命性，一部分源於放浪感情與幽暗個性，另一方面根植於社會階層與管閣流風，像遺傳基因那樣輪迴翻轉，也宛若劇中反覆出現的南管歌調，〈將進酒〉和〈相思引〉浪漫夢想，伴隨著抑鬱的情緒，一一登場，化作家族生命奈何之詠嘆。

〈關於一場葬禮〉長處非在於舞臺劇作技巧，除了演員轉換角色的困難外，有時甚至稍感敘說調子的靜態，遮蓋了戲劇的動力需求。但以一場葬禮牽引家族幾代的浪擲和虛耗悲情。角色網絡中，流瀉慾望和規範的永恆矛盾，獨現其真切的觀照。